

以当铺命名的胡同

——老街旧巷话津味乡情之二十四

章用秀

天津的胡同曾有以当铺定名的。河东区公议大街就有当铺东胡同和当铺后胡同;南开区旧时也有当铺后胡同;红桥区西于庄附近有当铺西街,因位于原当铺西侧故名,又由当铺西街派生出当铺西一条胡同、当铺西二条胡同。河北区十字街西一带则有中祥当东胡同、中祥当后胡同。吾师黄耘石、张牧石二先生分别住在中祥当东胡同2号院和4号院,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河北区的水梯子大街还有三条以“三义当”命名的胡同。

“三义当”这个地方起于清代天津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当铺。清嘉庆年间,天津八大家“长源杨家”开设当铺,取名“三义当”。1912年当铺被毁,却留下了“三义当”这个地名。因少时住在附近,我对“三义当”周围颇为熟悉。

“三义当”是这一带胡同里巷的统称。按方位,在当铺原址东边的胡同叫三义当东胡同,人称“三义当东”,西边的叫三义当西胡同,人称“三义当西”,其前方的胡同叫三义当前胡同,人称“三义当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15路公交车从水梯子大街穿过,其中有一站就叫“三义当”。

“三义当西”,胡同不宽,南口是水梯子大街,北口是关帝庙前胡同。关帝庙一带有些店铺,因有这条胡同,人们往来便利了许多。“三义当前”,我记得北头住着几位大夫,医道很不错。往南去叫“上岗子”,有个门脸专卖面茶。这儿的的面茶,糜子米用水磨,过几遍罗,芝麻压成半碎加上盐,麻酱用香油调稀,下面是热乎乎的糜子粥,上面是碎芝麻,再淋上麻酱,我父亲最爱吃上岗子面茶。胡同的拐弯处有一临街的房子,房内中间吊着四根一寸宽的皮条,有点像今天的吊环,练功的将手臂绕在皮条的下

端,练时人如同拧麻花。我常扒着门往里看。据说,办这个练功房的正是上岗子面茶的创办者王长溶。

三条胡同中数“三义当东”最长,它南起水梯子大街,北至贤瑞胡同,20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的学校就坐落在三义当东,上下学没有一天不经过这里。记忆中,三义当东胡同的南端偏东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我的一个同学就住在院内,不过他家住房十分简陋,好像在大院的一个角落。大院北面也是一座四合院,小一些,但很精致,过道的木构建雕刻精细,房内有木隔断,亦有雕工,清雅而考究。张牧石先生早年住过这里。他曾对我说:“……一次我无意中在夹壁墙里发现一些印石,还有砚台,由此引发我对篆刻的热爱,走上艺术之路,后来拜寿石工先生为师,艺事大进。”此院再往北是一条小胡同,里面

有所私人学校,叫“正光小学”,其东有一宽阔的大院,叫“宋家车场子”。

三义当东胡同的中段有一间门脸房坐西朝东,房子不大,玻璃窗很是明亮,往里望去,案头上俨然摆着几只橘红色大葫芦,房内常坐着一位老人,不是品茶就是擦葫芦。往北去有一条胡同,这里有两座大宅门,西面的实为小型的纺织工厂,是一个叫孙治安的人办的,人们叫它“治安工厂”,门楼悬挂着一块匾,书“见义勇为”。东面的是孙家的宅院,高大的门楼上也悬挂一块匾,书“德造绵长”。再往北有一个小店,专售文具,墙上贴有字条,上写“新社会不赊账,请原谅”。铺面里面连着一座院落落的北屋,小店是我的一个同学的爷爷所开,他家便也成了一帮同学的好去处。

前文所谈三义当老当铺,后来在其旧址建起一座小医院,也是个四合院,青砖灰瓦,多年后盖起小楼,改称“小关卫生院”。如今,那所小医院连同那几条以“三义当”取名的胡同、店铺以及我的母校都已不见踪影,其位置大致就在今天的河北区狮子林大街米兰家园小区偏西南的位置。

清末雄县与天津货贸

吴裕成

历史上,依靠水路连通,冀中雄县与天津多有商贸联系。清末时的货物往来,《雄县乡土志》从猪肉说起:本县出栏不足,有邻县“贩人以供宰割者,其毛则由水路运销天津”。与此记载相关联,猪鬃曾是天津口岸传统输出口。

乡土志载,鸡和鸡蛋“由大清河船行运销天津”。鸭和鸭蛋还有“鸭毛运销天津”。鱼类的收购,客商在城南十里铺设渔业公司,运天津者“由赵王河船行”。面粉“船运至天津”。麻叶、芝麻叶和烟叶揉碎,由河运至天津。野茶经蒸晒加工,“由水路售之天津”。蔬菜“有由大清河运销天津者”。天然物产,火硝为大宗,经营公司在雄县两处设点收购,“一在南关,一在史各庄。运赴天津,岁约百十万斤”。

雄县输入的物品,“洋布自天津由大清河运入本境,在四乡行销”,并有“洋纱自天津运入”。点灯照明,“煤油自天津运入,在四乡行销”。日常消费,“茶糖及杂货,自天津运入本境,在各村镇行销”。实行专卖制度,“盐自长芦由大清河运入本境,在各镇每岁销二千五百引”。

石墙子大街

曲振明

石墙子大街是河东区地道外一条大街,东起新开路,西北至郭庄子大街、大园子交口。1920年前后,那里只是铁道旁一条小路,为“河东各村通海河各村及军粮城等处交通孔道”。1937年后与东局子马路(今成林道)顺接,又称东局子小马路。又因沿京山铁路一侧筑有石头墙,俗称石墙马路。

石墙马路为一条土路,因地势低洼,凹凸不平,导致行人怨声载道。由于没有暗沟泄水,夏日阴雨连绵时,会积水成河。经常发生人力车陷入水中、摔翻顾客的事情。1934年,旺道庄绅商发起组织“河东旺道庄石墙修筑路筹款委员会”,设办事处于旺道庄桐福里德瑞酒店内。旺道庄人乐善好施,很快筹款300元。

1936年开始动工修复道路,先将原路垫高,用人力铁轴轧实,作为路基,再铺碎砖炉灰为路面,还在桐福里修一处下水道。这条大街的修复,改善了周围居民的出行条件。

金龙节画松如龙

定轩

津人金龙节名达清,别号墨禅,是清初天津著名诗人、画家、旅行家金芥舟的曾孙。金龙节擅画山水,有“墨胜于笔”之誉。《津门杂记》说他“工画山水,善承家学,葱蔚可观”。《增广历代画史汇传外编》说他“喜仿大米”。刘芷清在《津沽画家传略》中称:“余所见公(指金龙节)画颇多,小品巨幛无不佳妙。”

李庆辰的《醉茶吟草》中有《题金龙节画松》,诗中说:“龙翁掇笔为高松,笔力夭矫真如龙。稜稜鳞甲森牙爪,铁锋颖锐苍髯同……生气勃然通造化,如此绝技称龙公。但愁夜半破壁去,飞空霹雳风云从。”李庆辰与金同时代,时人称“天津的蒲松龄”,在他眼中,金龙节画松如龙,破壁飞空,简直神了!



老城厢旧影
探访局胡同
张 建文 拍摄

位于老城里,东起大费家胡同,西至王店胡同,长约60多米,宽2.5米。该胡同建于清宣统年间,因巷内有天津警察厅

所属的探访局而称此名。胡同两侧均为传统青砖平房。1974年将土路改为沥青混凝土路面。照片摄于2003年7月。

致敬前辈 纪念芙蓉花

刘万江

新风霞参拍电影《闯江湖》是为了答谢热爱她的老观众、新知音。其实,她参拍此剧,也了却了自己内心深处几十年的多般情愫。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儿她少年时代的小故事吧。

新风霞从小就好学,演戏之余,她每天还追着看各位名伶的戏,“捋叶子”、学能耐。1938年,享誉关内外的评剧名伶芙蓉花班社到天津上权仙戏院演出,芙蓉花演《花为媒》中的“跑楼”最出名,她唱得也特别有特色,新风霞着了迷,天天去看戏、“偷艺”。她想向芙蓉花讨教,但因为以前有过无数次被别的名角儿瞧不起、被赶出化妆室甚至赶出后台的经历,她不敢靠近芙蓉花,但她有主意,故意在上权仙戏院后台练功。在芙

蓉花还没上台时,新风霞练完身段,接着练唱《花为媒》,完全学芙蓉花的唱法,有意看她什么反应。有一天,芙蓉花果然在化妆间听到新风霞的练唱,问:“这是谁学我呢?进来,我看看!”新风霞忐忑不安地走进化妆间,芙蓉花正对着镜子扮戏,转过身来很和气地看了新风霞一眼,看到了她刚才因练功散下来的小辫儿。新风霞有点儿发慌,怕芙蓉花骂她披头散发没礼貌,谁想,芙蓉花招招手说:“过来,我先给你把小辫儿梳好。”一边梳一边问:“刚才练功拿顶了吧?小辫儿都散了,要扎结实了,挡眼睛摔着可怎么办?!”芙蓉花让新风霞再唱一遍,新风霞就放开胆子又唱又表演起“洞房”的“楼上楼”来,完全模仿芙蓉花——两只胳膊前后甩着,小碎步脚后跟用力,腰自然摇动,还学着芙蓉花在台上的表情。芙蓉

花看着新风霞的表演,捂着嘴笑了:“我是放足小脚,你是大脚,不要有意学小脚,让观众看着难受。”芙蓉花一字一板地向新风霞传授了这段“楼上楼”,并说:“明儿我演《富春院》,你在我前边唱一折‘洞房’吧!”芙蓉花让新风霞穿她的裙子袄儿、戴她的头面,还亲自给新风霞化妆。第二天,芙蓉花自己也早早化好了妆,扒着帘给新风霞“把场”,新风霞果然唱得很好。芙蓉花的举动,给小小年纪的新风霞心灵带来巨大震撼,她几十年来一直念着芙蓉花的好,《闯江湖》中师姑扒着帘看金香演戏的情景,正是芙蓉花看新风霞演《花为媒》的场面再现,师姑嘱咐金香的话,也正是当年芙蓉花对新风霞说的。

新风霞决定参演这部影片,也是为了纪念敬爱的前辈芙蓉花。

津沽文丛

《闯江湖》里的浓情之五